

单身女人的高潮权

一个真实的高潮故事。

文铃今年快三十了，在竹北一家工厂上大夜班，和白天上班的妹妹住同一个房间，等于日夜颠倒，一点也不觉得缺少隐私。

她通常早上睡觉，快到下午三、四点才悠悠醒来，准备上工。

这天下午文铃在昏睡中做了一个旖旎的春梦，她化身为一个A片女演员，激情的和男演员缠扭在汽车后座上，狭窄的空间中充斥着热切的喘息和忙碌的躯体，文铃忍不住呻吟起来。剧情愈热烈，文铃就愈入戏，床上的被褥也揉成了激情。沈醉于做爱欢娱中的文铃发出一阵阵难忍的呼喊，为难得的情欲高潮留下了音痕。

窗外突然有人声，两个女人的声音穿透了窗帘和窗户，带进一阵模仿的叫床声，混着吃吃的笑声。文铃自梦中惊醒，又昏昏沈沈的拥被睡去。

两天后，文铃在巷口遇见了邻居的太太们。她们一向喜欢东说西说各家长短，单身的文铃不想成为讨论的目标，因此快步走开。太太们交头接耳的不知说

了什么，只听到其中一个太太模仿着叫床的声音，听来很耳熟，其他的太太们则瞄着文铃，笑得不可开交。文铃立刻明白了，脚下的步履更快。

几天之内，同样的交头接耳也在文铃的工厂中出现。女人男人都在暧昧的眼神中传送着文铃的床戏，男人们脸上还带着某种神秘的愉悦，女人们则是不屑加上敌意。至于巷内的太太们，她们简直像是装置了导航系统，只要看见文铃进出，就立刻打开高功率的监控设备，并且用新找到的「不要脸」、「丢人现眼」等等词句伴送文铃。文铃简直成了众人的眼中钉。

她也开始明白，所谓「单身公害」并不只是那个牙尖嘴利的男作家想出来的名词而已。它代表了婚姻制度看不顺眼那些不用婚姻、但是肯定情欲的女人，因此用这个封号来丑化她们。说穿了，这些讲文铃闲话的男男女女，是否因为自己的性生活不愉悦，所以也不允许她享受自在的身体愉悦？

相信性必须有婚姻做前提，也就是相信愉悦必须先付上婚姻的「代价」。这些男男女女极其不满，正是因为他们发现文铃竟然不付代价就享受愉悦了，而且还享受得那么爽。于是，自在在活着的自足女人成了他们发泄敌意的出口。

想到她这一段日子以来所承受的恶意中伤，文铃明白了一件事。原来爽与不

爽并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，即使是私密如身体情欲，也可以动摇整个社会的运作。而文铃之所以受到打压，正是因为她戳破了性和婚姻的必要关联，她证明了：没有婚姻或爱情的性也会是美好的。

想到这里，文铃一点也不介意自己的高潮欢呼被别人听见，女人本来就有权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享受高潮。

她惊讶的是，周遭众人在他们最狭窄心胸、最压迫别人的时候，竟然是那么的义正词严，道貌岸然。她们不但不愿意面对自己身体情欲的了无生机，还想踩熄眼前仅存的情欲活力。

这么说来，她三十岁的单身生命大有价值，她在卧室中的情欲呼喊正是单身女人的高潮人权。